

# 閒話郭沫若(下)

童世璋

## 部分文中暗藏赤色

羽書集中，直接為共產黨鋪路、張目的地方不多，僅有以下各段暗藏赤色與玄機——

(一)「告國際友人書」，一九三七年八月廿一日起草於上海：

「日本軍部侵略中國有句口頭禪，說是要『防止共產黨』，……先說到我們中國的國內吧。我們中國共產黨早就停止了她的對內的鬭爭的策略，竭誠的提倡聯合戰線，以鞏固國防，共赴國難。……」(按：的字何其多。)

「倒是以『防共』為幌子的日本軍部，既奪取了我們的滿洲、熱河、冀東、華北，而在這些地域又任意沒收人民的土地財產，這不正是在實行共產麼？……」

「我們中華民族本着她愛好和平的天性，……舉起二十世紀的赤十字軍的軍旗起來了。」

「我們大家在同一目標之下舉起了抗敵的烽火(按：?)舉起了二十世紀赤十字軍的軍旗了！」

郭某在這裡，將共產黨用一個「她」字形容

，就好像溫柔妖嬈多啦。

## 詠朱德汪精衛的詩

(二)介紹了朱德的連打油也說不上的新詩，他在「龍戰與鷄鳴」一文中寫着——

「寄懷第十八集團軍朱總司令玉階。十五年北伐的時候，我們第一次在漢口相見，那時候玉階先生才從德國回來，到政治部來訪我，穿一件毛藍布大褂，他給我的第一印象就像一位鄉下的村長。最近的一次分別也在漢口，是大前年武漢撤退時僅僅兩天前的事，那時候恩來先生和我同住在鄒陽街(按：在特三區)，玉階乘飛機來武漢，便在我們的寓裡住宿過一夜。(按：在漢口聽董必武說過：他們不喜住大飯店。)在他臨走那天，是十二月二十三號，出乎意外地他竟寫了一首詩給我留別，詩題叫『重逢』，內容是：

「別後十有一年，

大革命失敗，東江握別，

抗日戰酣，又在漢泉重見。

你自敵國歸來，敵情詳細貢獻；

我自敵後歸來，勝利也說不完。

敵深入我腹地，

我還須支持華北抗戰，

並須收復中原；

你去支持南天。

重逢又別，相見——

必期在鳴綠江邊！」

——很有點氣魄啦。(按：一旁有人稱讚)

——真是有點氣魄，我沒想出十一年不見，

他公然會做詩了。他這首詩是用墨筆寫的，我替他裱背了起來。……這個是值得保存的紀念品。

朱德一個老軍閥出身，曾任八路軍總指揮(副總指揮是彭德懷，仗歸彭打，倒是個將才。)

他會做什麼新詩？不過，他這首屁詩，卻表現了一點：共產黨對日本打了仗！武力戰與文化戰，在相互吹捧之間，就自覺「有點氣魄」了。

我們以往將「朱毛」併列，唱「殺豬拔毛」，實在抬舉了他，毛比豬粗也。

(三)郭某批評汪精衛作的一首七律，原詩曰：

「憂患重重到枕邊，墨光燈影照無眠。

夢回龍戰玄黃地，坐曉鷄鳴風雨天。

不盡波瀾思往事，如含瓦石愧先賢。

郊原仍作青春色，醜毒山川亦可憐。」

他用甚多文字分析「如含瓦石」的典故與含意，但他突然冒出幾句：「醜毒山川」四個字也有問題，山川是被醜毒了，但把山川醜毒了的，在汪精衛的心目中不知道指的是什麼人。

——他不是「反共」嗎？

——總不免太勉強了吧，這是良心發現時說的話，大約依然指的是日本鬼。

——我看將來鬼子打算不再要他的時候，儘可以把這四個煨煉成文字獄，說他誹謗皇道。

——怕難免。……

### 對俄共的一番吹捧

(四)「後來者居上」短文中，民二十六年十一月六日發表——

「蘇聯十月革命，轉瞬已二十週年了。這艱難締造的業績，在人類史劃出一個新的紀元，這是值得我們相信進化的人由衷慶祝的。」

日本的資產階級革命僅僅費了六、七十年的工夫便收到了成功，西方的學者每每稱之為東方的奇跡。蘇聯的勞農革命僅僅費了二十年工夫，而它的成功更在日本的資產階級革命以上了，這或許可以稱為人類的奇跡，假如我們相信有奇跡這樣的事。

日本和蘇聯之所以成功，自然有她們（按：又用陰性。）的物質條件，但我在這兒所想強調的，是他們（按：這句却用陽性，陰陽人乎？）的精神上的努力，尤其是後來者居上的這一點。

「

當時，中共惟俄共馬首是瞻，仰其鼻息，際其十月革命二十週年，自然非大捧特拍，大送秋波不可，無足為異。

此文並不佳，今天我們隨便在大報上挑選一篇論文或專欄，寫作水準都在他之上。

值得玩味地是他的結論：

「我們也算是枉路走得太多的民族，迷落在八陣圖裏面，因而靠實地是落了後。但我們現在似乎已經覺醒了。捷近的路是擺在那兒的，只要我們肯駕起飛機去衝出我們自己的前程，（按：欠通順，另一段用『擇善而從』，『見賢思齊』兩句成語。）我們敢保證，我們這位『後來者』一定又可以『居上』。」

什麼是「冤枉路」？什麼是「捷近的路」？語極曖昧，但已昭然若揭，他使用的是隱藏術，表演一付偽造的臉。

(五)救亡日報廣州復刊詞上，說的滿好聽：「……總之救亡就是我們的旗幟，抗戰到底就是我們的決心，……凡是抗敵救亡的都是我們的戰友，我們不分老幼，不分新舊，不分男女，不分上下，不分黨派，……」

「不分黨派」，才是這段話的關鍵，這就是他們的「兩分應付」。

(六)「抗戰與文化問題」一文中，二十七年寫

「對於抗敵理論嫌其單純，嫌其重複的那種反差不多的論調，或故作高深或高尚的理論以渡越流俗的那些文化人，事實上是犯着了資敵的嫌疑。」

疑。」

這一段，語言曖昧，未多發揮。

(七)「絕妙的對照」——請看希特勒替我們痛罵汪精衛——廿八年四月廿九日寫的一篇中最末一段：

「還有，希特勒的演說沒有提到共產主義，這也是對於汪精衛的一個無言的教訓——防共的幌子畢竟連騙人的價值都沒有了。」

### 日共作家的隱身術

這可能是他藉機發揮的主題所在。

(八)「一位廣東兵的詩」，寫於二十六年冬：「……我到前方某地去訪問過葉伯芹軍長，林林有一篇『月夜戰地散記』登在光明戰時號外上。」（按：為其關係刊物，配合着捧。他們要捧一齊捧，造成浩大聲勢。）

和葉軍長一別又已十日了，我連接過他兩封信，他希望我再到前方去一趟，說他部下官長和士兵都願意和我見面。……

葉軍長第二封信附了一首『廣東兵的詩』，題目叫『後死感言』，……轉錄在下邊：

「彈雨淋漓轉空氣，陣前木葉如蝗飛；同仇敵愾衛祖國，為爭生存獅展威。」

附跋語

跋語至佳，詩並不好（按：太差），但因為是士兵同志做的，而且寫的是實感，所以期能可貴。」云云。

我看了半天，認定是軍長的打油傑作，而非士兵同志做的，跋語中已見端倪，也許是郭故弄

女虛。

這葉伯芹軍長，是否葉挺？敬請知者教正。

(b)郭從日本迎來一個所謂「反戰作家鹿地亘氏」，替他大做文章。(見「日寇的殘酷心理之解剖」一文，「一九三八年三月卅一日」刊。)

其實，鹿地亘是個日本共產黨徒，把他迎到內地，利用他作掩飾，為中共張目。

其文末段，語亦加化粧，如：

「……我們要提防它(指日寇)，不要再作無謂的鬪爭，墮入敵人的詭計。」

### 也有低姿態的文章

除了以上幾點猶抱琵琶半遮面的文字，我仔細找，幾乎尋不出什麼為共張目鋪路的東西；(我知道，他另有文章編入了後出的「蒲劍集」和「今昔集」)而且他也談「民族復興之真諦」，他也喊抗戰口號，他更表示擁護國民政府，擁戴蔣委員長。文多冠冕堂皇，語亦儘量平穩，讓人覺得沒有那一個字有值得「憂慮」的地方。

郭文為何如此採取低姿態？為什麼這樣乖巧？其背景為何？

中國國民黨蔣主席經國先生近年曾有闡釋：

「是本黨 總裁希望在對日抗戰期中，用民族大義感召共產黨徒，在它流竄陝北行將消滅的情勢之下，以包含一切的精神，收編了共產黨的殘餘勢力，取消了其罪惡昭彰的蘇維埃政權。這一措施，在抗戰進行中，固然一時抑制了共產黨的公開叛亂，但却不幸被利用作為它『一分抗日、兩分應付、七分發展』的詭謀異動，加速了它

的擴張坐大，結果是整個大陸遭遇到了淪於共產黨蹂躪之下的浩劫，這就是共產黨心目中的所謂國共第二次合作。」

蔣主席又指出：「根據以上的痛苦教訓，共產黨只是在它力量微弱，陰謀依附坐大的時候，才會提出『合作』的口號，要求收容，然後力圖反噬。」

讀了以上的說明，我們如今對羽書集的時代背景，郭沫若的用心、姿態、嘴臉、陰謀，可以得到透澈的瞭解，不必再作解釋了。

共產黨如今又提「合作」，我們能相信嗎？能忘懷痛苦教訓而再接受上當嗎？

回溯往昔，我們仍應培養着抗戰時的憂患意識，大家「誠摯純潔地，犧牲奉獻，不斷革新，以至仁伐至不仁，必定消滅中共」。

### 對川軍出戰的批評

羽書集中，僅有一篇帶點人味，「由四行想到四川」，記劉湘事：

「……而我們四川的軍隊和他的指揮者呢？據我所知道，楊森將軍和他的所部在一個月以前早已是上了戰線的，戰績亦相當可觀，但是在四川軍人中資望最重而部屬最多的劉湘將軍，却至今還沒有一兵一卒開出夔門，這却不免有點使我們失望。記得八月初劉將軍到南京的時候，對於公衆說過些壯烈的話，主張和日本抗戰，以為我們的軍實準備只如坐鷄公車，敵人的軍實準備是坐着飛機，(大意如此，原譬恐稍有出入。)要準備充實然後作戰，那是永遠沒有作戰之時

。這話在全面抗戰未開始曾經博得多數的喝彩，我自己也是感銘頗深的一個人。然而抗戰以來已經三、四個月了，却不見我們劉湘將軍親率所部在前線上週旋。……大家都在望眼將穿了，我自己是四川人，尤其希望我們四川軍在這次神聖抗戰中多於替我們爭一口氣。」——二十六年十月三十日晨(按：請注意他用的是「我們四川軍」)。

成都人茶館擺龍門陣最會幽人損人，當年劉湘將軍要出川、快出川、打國仗之前，很有一陣子蘑菇，成都人便編一個笑話幽他：「從前有個學剃頭的徒弟，學了三年，還未出師，人家問他：你為啥子不出師？徒弟說：『尚未刮够』。又有一個學唱川戲的女戲子，三年滿了也不肯出師，問她，她言道：『還沒有歪够。』有個裱畫匠，賴着不願出師，問啥子原因，他道：『我不會裱字畫，只會糊中央，所以不能出師啊！』」

請看這樣損人是不是非常幽默有趣？然而劉湘將軍後來終於出川了。

民國三十年八月十五日郭沫若作後記：「這篇文章本來是想刪掉，因為劉湘將軍不久就親率所部，東出夔門遠征，在第二年的春天竟在漢口因勞成疾而以身死國了，這證明我對他的非難，有點失諸急躁，但這篇文章仍然把它保存着，以表示自己的錯誤。」

### 偽裝隱士醫生文豪

總結來說：

——郭沫若確如魯迅所諷刺：「帶着一副偽造臉」。

——他偽裝「隱士」，實則官癮、領導慾奇重，澈頭澈尾的「冒牌貨」，從日本一回國就到處鑽，四處招搖，吸引國共兩方注意。

——他偽造醫生，只會寫些「無條件反射」之類文章唬人，從來沒有為人治病，或發表醫學論文。

——他偽裝文豪，在這本「鳴鑼奉告」式的羽書集裡，只會亂賣膏藥。在歷史劇裡，會添毒素。在詩，他的成就比較大，死不要臉地拍蘇聯史爺爺的馬屁。

——他甚至偽裝髯子，第三廳的人曾說：「你和他談他不願意聽的話，他裝髯子；你如罵他，反應特別快。」

——他一生，有太多的偽造、偽裝、裝孫子

，扮演小丑，欺名盜譽，濛混過關。

這本羽書集，僅可派它一項用場——他為共產黨「一分抗日、兩分應付、七分發展」的詭謀異動，他為共產黨只在它力量微弱的時候才會提出「合作」的陰謀，提供了一些佐證。同時也讓我們今日從郭沫若的「偽造臉」和壞書中看出好多蛛絲馬跡，知道共產黨當年曾經作了些什麼性質的「合作」。

中外文庫  
之二十二

# 同光風雲錄

邵鏡人教授著  
定價台幣壹佰貳拾元

本書記清代同光兩朝人物，始自曾國藩，殿以袁世凱，共錄曾國藩、胡林翼、左宗棠、駱秉章、沈葆楨、李鴻章、鮑超、曾國荃、郭嵩燾、劉銘傳、岑毓英、聶士成、劉坤一、劉永福、馮子材、唐景崧、端方、張之洞、翁同龢、黃遵憲、譚嗣同、唐才常、秋瑾、丘逢甲、容闈、詹天佑、王闓運、康有為、梁啟超、章炳麟、嚴復、蘇玄瑛、劉師培、王國維、張謇、袁世凱等七十五人功過成敗及軼聞趣事，內容精彩、篇篇可讀，定價壹佰貳拾元請將書款交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

# 南京大屠殺

郭岐將軍著  
定價新台幣壹佰元

民國二十六年七月抗戰爆發，十二月十三日，南京陷落，日軍入城姦淫燒殺，善良同胞慘死者三十餘萬人，係近代史上空前絕後的瘋狂大屠殺事件，前台灣省議員、國軍第四十六師師長郭岐將軍當年保衛南京未及撤出，親身目擊日軍滅絕人性之大屠殺，曾於抗戰勝利後，列席戰法庭作證，使南京大屠殺案主兇谷壽夫，罪證確鑿，判處死刑。中外雜誌特請郭岐將軍撰寫「南京大屠殺」長文，連載期間，轟動遐邇，傳誦廣遠，頃應讀者要求，輯印成書並附劉方矩將軍撰「劊子手的下場」及珍貴圖照，二十五開本，穿線平裝訂價台幣壹佰元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。